

勇气和爱的故事

与狮同行



〔英〕埃里克·坎贝尔 / 著

ERIC CAMPBELL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目录

第1章 非洲的诱惑/1

第2章 乞力马扎罗机场/16

第3章 一个奇怪的人/26

第4章 俯瞰塞伦盖蒂/39

第5章 一场噩梦/60

第6章 空难余生/67

第7章 狮子的领地/84

第8章 遭遇盗猎者/94

第9章 狮王争夺战/109

第10章 旷野求生/120

第11章 艰难的追逐/138

第12章 狮子救了他/153

第13章 勇敢的心/171

第14章 奇怪的旅伴/180

尾声/192



第1章

非洲的诱惑

克里斯·哈里斯十二岁的时候，妈妈去世了。在众人眼里，母亲的不幸去世使克里斯看上去比别的孩子老气。一夜之间，克里斯从小孩变成了大人。失去母爱的滋味已经不堪承受，他还要分担爸爸内心的悲哀和凄凉，所以他只能撑起一副男子汉的模样。

克里斯并非不适应学校课堂，但多数时间他总是独来独往。他不喜欢玩游戏，对足球或者最新的单曲排行之类也没有兴趣。他甚至觉得和同学们一起聊天非常琐碎而又幼稚。老师在他的在校记录上写了很多奇怪的评语，诸如“从不参加正在开展的同龄人集体活动”等等。对此，克里斯颇为纳闷，他真怀疑老师自己是否明白写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。当然，他的老师们肯定不会理解



他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事实上，学校生活已经无法使克里斯满足。整天坐着听老师讲课让克里斯感到厌倦。他想主动去做些什么，只是做什么他还不确定。但他必须行动起来，让生活有所改变。

改变果然发生了。那天父亲留下的一条消息，使一向遵规守纪的克里斯第一次从课堂上溜了出来。

消息是在吃早饭的时候留下的。哈里斯先生正准备去上班，随手拿出一个棕色大信封漫不经心地扔在桌上。

“看看这个，好吗？”他嘱咐儿子道，“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晚上我们一起谈谈。”

说完，他向儿子眨了眨眼便去上班了，脸上带着诡秘而自得的微笑。

信中的内容对克里斯来说具有爆炸性的威力，比得上一颗手榴弹。到了学校，克里斯还是满脑子的兴奋。一节数学课和一节历史课过去了，他都没能听进去一个字。现实和想象在他的脑子里猛烈交火，仿佛烟花乱放。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克里斯决定不再呆坐在课堂上了，于是他从后面的小楼梯悄悄地溜了下来。

克里斯转过大楼的拐角，踮起脚尖经过锅炉房。看管锅炉房的叫亨利，是克里斯的朋友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绕过锅炉房，克里斯开始穿越后院，朝着通向自



由的小木门奔去。

但那天，亨利没有睡着。

“我可是第一次逮着你逃学啊。那些捣蛋鬼，埃丁顿他们，还有那些戴着耳环的白痴，他们每天都逃，差不多和伦敦的大本钟一样有规律，通常不会超过十一点就全开溜了。星期四除外，因为星期四有足球赛，所以他们会留在学校。”

亨利眨着眼睛从地下室的入口处走了出来。他今年六十一岁了，向来是弱小者的朋友、恃强凌弱者的克星。

“但是，你可就不一样了。”他指着克里斯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克里斯红着脸说，“我以前可从来没逃过。这次本来不希望被你看见的。”

“我什么都看见了，”亨利笑着说，“但是我会不会将我看到的告诉别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，连你也会逃学？”

“我今天的脑子没法使。”克里斯回答道。

亨利不禁又笑了起来。

“这儿每天都有不少人的脑子不好使——不仅仅是孩子们。”

亨利对学校的看法是全校出了名的。在他眼里，大部分学生要么是捣蛋鬼，要么是懒人或者流氓，而老师们则是败坏青少年的道德风气、毒害国家未来的罪人；



这两帮人把学校弄得一团糟。

“我今天脑子真的没法使,因为我要去非洲生活了。”
克里斯的回答很简单,“我今天早上才得知的。”

话一出口,克里斯总算压住了自己的思绪。起先他太兴奋了,居然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——他没有对班上任何人提起过。怎么跟他们说呢?眼前是伦敦一所破旧的综合中学,绿色的油漆开始从墙上脱落,毛毛细雨会从窗框的缝隙里飘进来,而你却要告诉他们,你从早上八点开始旅行,旅途的终点将是地球上最神秘、最令人兴奋的烈日炙烤下的非洲大地。

“非洲,”他又重复了一遍,“坦桑尼亚。”

他对自己点了点头,好将陌生的感觉赶走一些。既然他已经告诉了别人,那就成为事实了。

“除此之外,我的脑子什么都不想了。眼看着非洲正在学校门外等我,我哪来精力集中到二次方程上?”

“门外有非洲吗?我看不见。”亨利说,“我只看见院子里的垃圾桶,还有些毛毛雨。”

不过,亨利说话时带着温和的微笑,显然他和男孩一样兴奋不已。

“可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太阳,看见了蔚蓝的天空。刚才整堂历史课上,在斯诺博尔·怀特先生的说教声中,我却听见了狮子的吼叫。”





亨利大笑了起来：“那倒是让课堂保持安静的好方法。我从报纸上看到过，在纽约的学校里有武装警察来维持秩序。狮子大概更管用，只是流血会让清洁工心烦。”

克里斯也跟着笑了起来，此时此刻他真的很高兴，能够和这位慈祥的老人分享令人兴奋的消息。

“非洲。”克里斯又重复了一遍，点了点头，好像在自己声明这已经成为事实，为自己打消疑虑，为自己坚定信心。

“那么，”亨利问克里斯，“你现在去哪儿呢？去赶克拉彭广场的地铁一直坐到通布图？”

“不，还没那么快。”克里斯笑了起来，“我想到查尔林十字路口，那儿有些书店。我对坦桑尼亚可是一无所知哦。我必须了解我们的目的地，所以我要去买一张地图研究研究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做点什么，忙碌起来，忙得天翻地覆。要不然我会发疯的，我会把斯诺博尔·怀特先生干掉，爬上《太阳报》的头版。”

“那好啊，”亨利说，“我也有故事卖钱了。”

接着，亨利像人们面对摄像镜头背诵台词一样，用平淡的语调念道：“我和他很熟。他是一个奇怪的男孩，和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很少逃学。他听到了头脑中狮子的吼叫，于是梦想到巴格达。”

“坦桑尼亚，”克里斯纠正道，“巴格达没有狮子。”



他稍停顿了一下又说，“至少我想没有。”

“对，”亨利说，“出发吧。你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干吗？说不定你赶到查尔林十字路口，那儿所有的坦桑尼亚地图都卖完了。本周这些地图非常畅销，因为切尔西队周六要到那儿打比赛，所有的球迷都去抢购了。”

“对，”克里斯很平静地回答说，“我听说了。”

突然间他感到了一丝悲伤。在极度的兴奋中他却忘了一件尤其重要的事情。他即将出发踏上伟大的征途，但是出发就意味着离别。看着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，面对着他深情闪烁的眼睛，克里斯突然感到了离别的凄凉。他要向众人道别，告别他熟悉并深爱着的一切。奶奶和姨妈一定会伤心不已，拿着手绢拭泪。

“那么，”亨利说，“你快走吧。如果有人问起，我就说没有看到过你。”

“谢谢，”克里斯咧开嘴笑了，“我们要过了圣诞节才出发呢，走之前我一定会来和你说再见的。”

“你得保证，在此期间不要惹事闯祸，否则一张机票就浪费了。”说完，亨利转过身，朝锅炉房里走去。

“如果我去不成，你可以代我去。”看亨利还没有关门，他急忙喊道。

“我？非洲？下辈子吧。”亨利把门关上了。

克里斯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

接着，他转身穿过后院，打开那扇小木门，踏上了校园外面的小路。

这是一条又黑又窄的小路，暗淡无光，肮脏不堪。但是那天在克里斯的眼里，这条小路铺满了阳光。

克里斯一听见前门的插销有动静，就奔到走廊里来迎接爸爸。

“我是觉得你最近有点异常，”克里斯看见爸爸走进门来，满脸笑容，“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卖关子。”

哈里斯先生笑了起来。他把包搁在帽架旁边，一手拍在儿子的肩膀上，和他一起走到客厅。

“这么说，你看过了？”

“至少看了四遍，”克里斯回答说，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

“嗯，我想我不需要问你愿不愿意去，再说在事情还没有定下来之前说什么都是白搭。不过现在合同签好了，也就确定无疑了。我可不可以就此认为你同意了？”

“何止同意？开玩笑。我连地图都买了，

就放在桌上，过来一起看吧。告诉我，我们将去哪儿？”

“穆索马，”哈里斯先生回答说，“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名字。”

他们在桌子旁坐下来，开始研究地图。哈里斯先生的手指顺着内罗毕向下指到坦桑尼亚的位置。

“那儿，”哈里斯先生一边说，一边在维多利亚湖周围点了点，“就是那儿，那儿新建了一所教会医院，爸爸是新一任总工程师。”

“太棒了，”克里斯兴奋地嚷道，“太棒了，我们要去非洲！爸爸，是什么让你决定到那里去的？”

“为了新的开始，”父亲回答道，“你妈妈去世后我们这几年都过得不太好，我一直无法忘记她和过去，而你也无心上学——所以，我想我们应该从头开始崭新的生活，扼住命运的咽喉，看看我们究竟能改变些什么。你同意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完全同意。我想不出除此之外还会有我更愿意做的事。”

“那就好。我们开始想到那儿会需要些





什么。大部分东西我们都必须事先用轮船运过去，但是我们得等到二月一日才走，有四个月，所以先别急着把你的箱子拿出来。”

四个月！

整整一百二十天！

现在只是第一天，却好像过了一个世纪。

但是后来克里斯发现了，时间原来是有弹性的。一天可以如同一年，一个星期可以如同一分钟。

那张地图起了作用。他让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。每天他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地图摊开，认真地看着，仔细地辨认着地图上绿色、蓝色、棕色的地带，咀嚼着奇怪的地名。

这些地方的名字好奇怪哦！陌生的地名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。塞伦盖蒂大草原，洛利翁多狩猎区，乞力马扎罗山，马塞草原，这些名字里充满了阳光和空旷，读起来好像一阵暖风吹过，夹杂着正在漫步的长颈鹿身上的强烈气味。

有时候克里斯觉得这些看起来都不真实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不可能。坐在舒适的英国客厅里，靠着壁炉，听着窗外的雨点打在窗户上嗒嗒地响，非洲好像只是一场梦。难道这场梦是真的？他真的即将亲眼目睹这一切？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真实了。

很快就到了收拾行李的时候，要把那么多熟悉而舒



适的日常用品装起来，行囊塞得满满的。叔叔们来访，讲着被鳄鱼吃掉的笑话。奶奶满脸悲伤，满腹牢骚，在屋子里忙来忙去。她还带来了茶壶暖盖和治疗过敏用的炉甘石洗剂。好心的老朋友们来家里拜访，大都显得局促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日子越过越快。

圣诞节过去了，克里斯得到了一架照相机和一副双筒望远镜。东西都收拾完毕运上了码头。克里斯把阁楼上的箱子拖下来，并忙着写信道别，还要接种各种疫苗以抵抗那些听上去让人觉得恐惧的疾病。

突然之间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忙乱，计划，没完没了的决定，伴随着既沮丧又兴奋的心情很快就到了一月底。在学校的最后几天，克里斯坐在教室里不停向窗外张望，看见一架架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，现在这些对克里斯的意义已经不同了。快了，快了。

克里斯在离开学校的那天，又从后面的楼梯下来去找亨利。他敲了敲锅炉房的门，走了进去。

亨利坐在一把陈旧的扶手椅上，这把扶手椅是经常逃学的埃丁顿以及那帮“戴耳环的白痴们”偷来，为了封住亨利的嘴巴孝敬他的。

亨利从一个破碎不堪的烟头喷出的轻雾后面慢慢露出脸来。



“你好，小东西。”

“你好，亨利。”

“进来，进来，坐下吧！”

克里斯把椅子挪过来，面对着老人坐了下来。

亨利的锅炉房里很暖和，十分舒适，在房间里可以闻到煤炉、烟草和浓茶的味道，可以听到咕噜咕噜水开的声音，热水就是从这里输送到学校各个楼层的。

“这么看来，我想你是整装待发了？”

“是的，亨利。我们明天走。晚上的飞机，先到阿姆斯特丹，然后就到非洲——乞力马扎罗机场。”

亨利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好像往南飞的燕子，”他说，“鸟儿张开了翅膀。”

亨利停下来盯着克里斯瞧了一会儿，随后摇摇头，向别处看去：“秋天的时候，看到成群结队的鸟儿，我总会感到伤心，也不知为什么。”

说完，亨利两眼朝着墙壁发呆。克里斯明白，他忧郁的眼睛里看到了别的东西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克里斯说。

“开始和结束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接下来的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仿佛沉浸在非洲之行的想象之中。在伦敦的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，一





个老人和一个男孩同时地遨游在对阳光和空间的憧憬之中，试图感受从广阔的平原上飘来的阵阵暖风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

这是一次离别。这样的离别不仅仅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之间的分离，它的意义远远高过于此，而且深刻得多。这是两代人之间的离别，克里斯和亨利都知道，这一次的离别代表着年轻的生命将永远离开老一代。老人感慨时光的流逝，多少良机与自己失之交臂；年轻的孩子充满了对前途的畏惧和对未来的急切期待。老人的心在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希望，年轻的心燃烧着，即将远走高飞。当老人和男孩的目光交汇的那一瞬间，他们看到了时间的真实和具体。

亨利又看了看克里斯。

“那么，”他对克里斯说，“走吧。”

两个人都站起身来。

“好吧，”克里斯轻声地说，“我现在就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。我想我爸爸签的合约是三年。”

亨利走在前面，将房门打开。克里斯跟着出来，外面一月的伦敦下着灰色的蒙蒙细雨。

亨利握着克里斯的手说：“三年后我很可能还待在这儿。祝你好运！”说完，他转身走进自己的锅炉房里，“别掉到密西西比河里去了。”

“亨利，密西西比河不在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亨利的门已经关上了。

克里斯叹了口气，穿过学校的后院，心里还在为刚才的道别难过。

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，正在向希斯罗机场方向降落。他抬起头，只看见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。

“快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克里斯将手放在小木门的插销上，小木门外就是校外了。

正在这时，锅炉房的门又开了。

“嗨！”亨利嚷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如果你看到埃丁顿和那帮戴着耳环的白痴，告诉他们我椅子上的弹簧快要把椅子戳穿了。他们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克里斯朝亨利微笑着。

随后他打开小木门，踏上了去非洲的路。

